唐说

任芙康

她们两位，前前后后，与我互通电话数年，却阴差阳错，从未见过。那天，棱子偕小唐，在成都东站接我。来之前，她俩上网搜我照片，指望按图索骥。未料，寻得若干，张张庸常，均不符想象，便索性凭着感觉，到出站口守株待兔。

棱子做过我文章的责编，小唐是棱子的知己。交情繁衍开来，始有这日三人握手。我们进得城中，回到小唐做老板的茶叶有限公司。公司坐落在成都有名的银杏街上。每年黄金时节，总有那么几天，游人如织，环卫工人会接到指令，放任叶片飘洒，以营造“纯天然”的奇异。

古董级别的锦里，是蓉城王牌旅游地。如果用拟人手法，古街就像一位阅历非凡的老者，衣裳、配饰源自明末清初，生理、心理典型川西民俗。于是，对本地、外地的人，皆能放射出春夏秋冬风流无限的吸引。

小唐公司所在大道，位居锦里东端边缘地带，而街名却叫锦里西路，等于是说，濡染着锦里的福气，却又远离古街的沸腾。事实上，此处确乎风水宝地。往西北不远，是杜甫草堂；往东北不远，是宽窄巷子。周围三二百米距离的沧浪桥、琴台路、百花潭公园，在很久很久的从前，便有了独家履历，并一概区别于口口相传的故事，而是印进书里、刻在碑上的“历史”。

公司门前，十米开外，竖立着“唐代罗城门遗址”的标志，由此朝右，一条小马路，沿水流缓缓的锦江，幽幽南去。两侧杂树繁花，混植垂柳、丹桂、海棠、玉兰、银杏，间或从从斑竹，在岸边人家窗前，修剪成实用的绿篱。

卖茶，不似卖酒；喝茶，更不似喝酒。好茶进嘴，会跟好酒入口一样，内行一品，都会冒出一声“好”，但轨迹则大有区别：前者的好，往往随茶水结伴同行，慢慢地咽下去；后者的好，则通常与酒水背道而驰，急急地喊出来。又比方，二人对品佳茗，常常语少，且轻声；二人对饮琼浆，屡屡话稠，且高嗓。总而言之，茶容易让人谦和，气息抑下来；酒容易让人自得，情绪扬上去。于是，小唐公司的位置，妥帖到不可思议，既离酒楼闹市一箭之遥，又与茶肆雅居相得益彰。时间久了，在慢条斯理过日子的蓉城，公司的声名脱颖而出。

似乎不止一个秋天，正逢银杏叶洋洋洒洒，我与朋友坐于小唐的茶室，无声地喝茶，却忘掉说话。一排长长的落地窗外，无数金色叶片，洒脱坠落，仿佛挟带风声，透窗入耳，而着地的瞬间，又似有足音，让人心颤，竟一时难辨喜耶悲耶。古语告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针对的就是四川的安逸。作为川人，自己少时偏偏出川，羁旅漂泊，老而又不得其门而归。一辈子失策失误，失却了多少人生滋味。在一个“来了就不愿走”的下午，为了表达心意，我给小唐的公司，取了个别名：慢生活体验基地。

总是不断有人进来，生人，熟人，好朋友，回头客。检索诸位，大致可以看出，通常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多无闲暇惠顾；而光临的男男女女，多是面容平稳、肝火不旺的慢性子。这些适宜此处节奏的知音，缓缓地走路，轻轻地说话，哪怕是询价，亦是悄言细语。渐渐知道，来客登门，缘由不一，有的来买茶，有的来看茶，有的来喝茶，有的来听茶。

——茶是可以听的么？

人们以上课般的虔诚，商讨般的自在，游戏般的快乐，四围而坐。小唐，这位自称“买卖树叶子”的淑女，坐于长桌上首，以其二十多载的“盘茶”心得，叙说茶经茶道、茶源茶史、茶情茶理、茶心茶意。大致半月一回的频率，成了友朋趋之若鹜的保留节目。

一晃三五个年头过去，小唐传道授业的笔记，已存有厚厚一叠，有点集腋成裘的意思了。有一天，闺蜜数人，翻看那些卡片，几乎异口同声，突然顽皮地叫唤起来，打破了惯常的宁静：“唐总，盘点一下嘛，出本书噻。”

于是，玩笑成真，春天过去，便有了一本由小唐所言组合的读物，不妨称作“唐说”吧。

逻辑思维

——求学十部曲（之五）

邓伟志

在多读、多问之后，包括在多读、多问的过程中，都会引发思考。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不思考就会陷入迷茫，一盆糨糊。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知道是第一步，经过思考，对所知道的进行过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工制作，重新组合，才能变成自己的认识，才堪称知识分子。思考是人的大脑的功能，思考是让人脑中的100万万细胞动起来。现在国与国之间争来争去的芯片就是摹仿大脑的产物。芯片再怎么高级，也比不上人脑聪明，至多比人快一点。

思考不会使人迷茫这只不过是最低要求，思考的最佳效果是聪明、睿智。哲学家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论》中写道：“意志、悟性、想象力以及感觉上的一切作用，全由思维而来。”殚精竭虑，举一反三，甚至于可以做到闻一知十。前面讲到博览，博览是为举一反三作积累，出新招。杨振宁的妹夫是学物理的，他把物理学原理移植到神经生理学上，在神经生理学上颇有建树。

思考不是胡思乱想，要讲究逻辑思维，把概念、判断、推理搞清楚，再从若干命题中直接得出一个新命题。这种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相结合的“思维形式”，才容易做到“螺旋式上升”，形成高超的新见解。

终结的感觉

张怡微

边看边聊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春电影。青春电影不一定是最有艺术性的电影，却会像种子一样，留在观摩者的心中。很多年后，他们也许想不起来电影到底说了什么，听到遥远的乐曲，会想到当年一起去看的朋友，相似的泪点，或者，再也笑不出来的、奇怪的笑点。

很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个老导演聊天，他说青春片总是容易卖座的，没有什么难度。因为看电影的，也是年轻人，他们不是看自己，就是看超现实、外太空，那是梦想中的宇宙，校园生活里没有。我们刚开始写作，写的东西乱七八糟，被定义为“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是可以不成熟的、有缺点的，好像“青春”本身一样，带着梦幻的红利，总有一天要失去的，总有一天要真刀真枪与枯燥残酷的日常生活搏斗，没有人能幸免。那我们当年写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写得那么烂却总可以卖出去呢？

回想起来，“青春文学”与其说写的是校园，不如说写的是“高考”。那是十几岁的年轻人生活里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事，最大的变数。它最好不是一场赌博，可即使是平静地度过，它也是离别的仪式。好像今年的考生，较往年的考生更不容易一些。就连盛大的告别，也是难挨的。我们的青春小说，时间线写到高考以后，气数就弱了，就不太好看了。于是写作者只能加入狗血的情节，放大成年生活的失手，为人诟病。

明明写作者和写作的对象都越来越沉入生活深处，对于离散、悲欢也有了更清晰的体认，那些叙述却难以再像十几岁的时候那样打动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最近我重读了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终结的感觉》，疑惑才慢慢解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巴恩斯就凭借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跻身英国一流作家的行列。2017年，《终结的感觉》也被搬上大银幕。叙事者托尼·韦伯斯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在中学时有两个好朋友，其中艾德里安格外优秀，去了剑桥念书，他是许多人心中仰慕的偶像。上了大学以后，托尼遇到了维罗妮卡，尽管维罗妮卡家境优渥，家人对他非常傲慢，但是托尼处于懵懂间，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他把女友维罗妮卡介绍给了中学的朋友们，但两人的恋情也语焉不详地走到了尽头。让托尼感到不爽的是，维罗妮卡后来成为了艾德里安的女友，托尼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断绝了联系。没过多久，托尼得知艾德里安自杀。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好像我们看到过的许多青春故事一般。

但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40年以后的托尼，在回顾前半生的生活时，逐渐发现了自己美化青春记忆的种种真相。他曾因为自卑和嫉妒，言辞严厉粗鲁地攻击过前女友和好友，他也曾故意说服自己最爱的是维罗妮卡，而常年轻视前妻和女儿的存在。为了推卸责任，他将简单的假设视为事实。真正的事实却是，他的软弱、不自信、自我矛盾，从来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过。

我想了很久小说为什么要强调托尼的“普通”。后来才有点领悟到小说的能量。也许，真正的青春故事就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青春故事主旨只有一个，就是“反抗平庸”。高考，只是“反抗平庸”的一条小径，漫漫长路的一个路标。年轻的时候，大家曾携手与平庸作战，最终，几乎全军覆没。就连全军覆没这件事，也没什么人关心。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又一直被我们折磨，我们对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除了对他们没有兴趣，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再来证明自己的特别之处了。

年轻时的爱情、年轻时的友谊，都是曾经粗暴对抗对平庸的自知之明的代价。可我们居然交出了那么珍贵的东西作为代价。除了修改回忆，还能怎样呢。

疫情期间，电影院都关了，反而让人想念。想念的也不只是电影。还有候场的年轻情侣，爆米花的香甜味，洗手间里认真补妆的女孩。他们不只为了电影而来，他们花钱看电影里的青春，殊不知电影里的青春，用力模仿的就是他们，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他们，还没有遭遇“终结的感觉”的他们。

“明总”

殷卫钢

电视连续剧《都挺好》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总经理苏明玉陪她老爸到自己所在公司参观后，老苏问女儿：「大家为什么不叫你『苏总』，而叫『明总』呢？」苏明玉微笑着答道：「因为公司里姓苏的人有很多，叫『明总』呢便于区别。」

苏明玉的话明显有敷衍之嫌，或者是在哄老人家开心。因为众所周知，开公司、做生意的人最讲究大吉大利了。而『苏』和『输』谐音，所以，当公司上下言必称『输总』时，这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呀！

我猜度，这就是上述『朗总』这一称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妙之所在。此事也印证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文字的运用是否恰当、适宜，是多么的重要！

七夕会

梦幻之海

张 廷

多年前刚学摄影的我最早想到的风光拍摄点就是位于缅因州波特兰海边的灯塔。于是毫无经验全凭一股热情的摄影小哥就这样朝着心中的梦想出发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驾驶，终于来到大西洋边，然而现实却并不是我想象般美好，灰暗的天空下狂风裹挟着雨水泼向四方，翻滚的海水凶猛地冲击着礁石掀起滔天巨浪。见此情景我完全不敢靠近海岸，只能远远地站着，虽是盛夏但风雨中依然感觉到逼人的寒意，我意识到：今天不仅无法拍摄，而且我的衣服也完全不能抵挡海风的吹袭，于是先去商店买了一整套户外防风防雨保暖装备，再找了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黎明前我就出发了，车灯的光柱揭示出这是雾天，心中暗自高兴，期盼着可以拍到朦胧的仙境，天色微亮之时到达停车场，下车后发现周围浓雾弥漫根本看不见哪是海、哪是岸，更别说灯塔。

正在茫然中突然一声巨大的汽笛响起把我吓得着实不轻，然后每隔几分钟灯塔方向就会发出汽笛的巨响，回荡在神秘的混沌之中摄人魂魄，令我产生无尽的恐惧，赶紧仓皇逃回酒店。

转天我再次来到这里，攀上礁石眺望着远方，浓雾渐散只留些许薄雾在轻波上缥缈，晓色初开霞光溢满天际，幻化出蓝、紫、黄、橙、红，粉粉地糁在海面上，太阳隔着水雾轻轻睁开眼睛，闪出一道金光穿越过五色海，刹那间迷炫了我的视觉、震颤了我的心灵。激动的手指不自觉地触按快门，镌刻下这最美的梦幻之海！

摄 影

白兰花阿婆

凌启渝

南京西路短短的这一段，几十年来我经常走，不过直到写这篇小文时才“归纳”出，这里由东向西连着有3个丁字路口，茂名北路、南汇路和江宁路。所以，你不能“狠心”地直接穿越南京路，非得拐过来，沿着南京路走几步。而我总选择走路南的人行道，一个原因是想闻那熟悉的白兰花幽香。

那是一家上海滩的老牌西点铺，有趣的是，生意再好，东边的两扇门常年不开，门外与凸出的玻璃橱窗形成一个角落，有位卖白兰花的阿婆就在这里设摊。

说设摊，其实也简单，阿婆早上挎着竹编的篮子来，展开一张小折叠凳，就成了。篮子里垫着着了水的深色毛巾，放着串成链的小朵茉莉花，有时还有大朵的栀子花，而最多的就是白兰花。米白色的花蕾，两朵配一对，穿插到小铁丝圈的尖脚，让女士能戴在外衣纽扣上。可能因为角落留香，又“花多势众”，阿婆的花摊一出，既雅又醇的花香总能让路人注目，回头，过来深呼吸，和阿婆聊几句。

后来一些年，好几次遇到阿婆蹒跚而行，由儿子搀扶着过来。儿子也已年近花甲，多带一张小凳，坐下就陪着老妈串花朵，全神贯注。我赞他真坐得住，他笑笑说“习惯了”。

摊小得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但白兰花阿婆还是会研究点生意经。

记得有一年，开春好多天了阿婆才出摊，她后来解释说，“今年天热得晚，花长得不好，收不到”；而酷热的日子，阿婆也不来，倒不是她自己怕热，而是“收来的花一变黄，就卖不掉了。太热，大家走动也少”。要是无意问到“阿婆，你这个花是苏州批来的吗？”阿婆肯定笑眯眯的，不作回答。

阿婆的笑有时也挺管用。一对白兰花3元，两对5元。如果你递上5元的钞票买一对，阿婆不会先找钱，她会笑眯眯地“装糊涂”说，“那你再拿一对。”当然，基本上买卖就能翻番。

买阿婆的花，掀开毛巾你自己挑。要是让阿婆给你拿，她会挑“盛香期”的，这样，余下的花保持新鲜更久一些。装花来的空保鲜袋收在一边，看到“潜在客户”在迟疑如何保鲜存放，阿婆用湿漉漉的袋子装好，生意就做成了。

有次我走到马路对面，突然想给小摊拍张照片，远远地调整手机，好不容易才有避开路人的瞬间。有点模糊的照片上，阿婆正好挺胸展腰，抬手捋捋头发；儿子坐在对面，气定神闲地串花……

今年春暖花开时，我到南京路理个发，自提大优惠的名菜名点，再来西点铺吃份冰糕。走得够近了，也没闻到白兰花香，阿婆的摊位空着，她没有来。我问一位黄先生（化名），他是一直守在西点铺门口的，业务像是蛋糕票流通之类。他说阿婆来不动了，毕竟九十多岁，实在年纪太大。她儿子来过，说现在由社区安排，每天有护工来帮助照顾2小时，还算好吧。

阿婆的故事中有些小细节，说暖心怕不为过。比如，不管是商家，还是城管，对阿婆摆摊好像都是默许的；就连路边暂泊摩托车电动车的，也不会占她小摊的空位。这样一直有几十年。

而这一次，当我看着空摊位刚开口问，黄先生就直接将阿婆的状况告诉了我，想必他是不止一次被人问过的。

白兰花阿婆，是我们这个大都市的一部分。希望阿婆她平平安安。